

水仙花后聾啞女郎

謝冰瑩

夏威夷盲啞學校參觀記

舞姿翩翩青出於藍

也許是因為我曾經在成都的盲啞學校教過半年書的關係，我特別關心盲啞學生。台北大龍峒的盲啞學校，我曾率領師大國文系的同學去參觀，慰問他們，還送許多文藝書刊給啞生看，至今我還保存着一封盲生寫給我的點子信，幸虧有翻譯的；要不然，我怎能看得懂呢？

在夏威夷住了兩個月，許多風景好的地方差不多都遊過了，夏威夷大學也參觀過了；突然有一天，我問久南：這裏有沒有盲啞學校？她回答我：「有的，我有一位師母在那裏教書，我和她通個電話，替你約好時間，你去參觀，她一定很歡迎的。」

這真是個好機會，我去參觀的那天，正遇着沒有課；但是學生老師都要去，原因是第二天要開懇親會，學生有表演，所以今天都要去預備、練習。

八點半，梁太太開車，瑞妙法師和我三個人

同去參觀夏威夷盲啞學校。(Hawaii School For Deaf and Blind)

法師和梁太太找瑪利老師(Mrs. Mary E. Hubbard)去了，我一個人扶拐杖站在那裏看幾個啞生在走廊上玩，就伸出大姆指向他們說聲「頂好」，他們也微笑地回答我，用手語說了聲「頂好」。

忽然，一個三十多歲的女教師，從對面走來了，我很冒昧地問她：

「你是瑪利·好貝太太嗎？」

「正是，你是謝教授？」

「是的，我的朋友到那邊找你去了，就站在這裏等他們吧。」

這時恰好法師她們來了，于是我們一同走進了教員辦公室。

這裏有很多桌子，可以折疊起來，堆在旁邊，一點也不佔地方，用起來時就打開，有長桌面和兩邊的長凳。已有五位男女老師坐在那裏，好像在商量什麼似的。

「我現在請西克太太(Mrs. Sykes)和我們談談教學的方法。對不起，我還有點事，在那邊料理一下，很快就會回來的。」

瑪利說完就出去了。西克太太首先叫一位教舞蹈的老師，表演跳舞給我們看，她只有十八歲，是本島人。穿着一件長及足踝的「姆姆」裝，隨着唱片跳了一個動作很溫柔，手指像棉花般柔軟的夏威夷舞給我們欣賞。她的眼睛很美，嘴邊老是浮着微笑，長長的頭髮披在兩肩，一轉身，一扭腰，是那麽活潑可愛，一對靈活的眸子，表現出無限的愉快。

一陣掌聲送走了她，迎來了一位身材更窈窕，臉部輪廓長得非常秀麗的女孩，我猜想她是個中國姑娘，果然不錯，她在今年(一九七二)當選第四名水仙花后，誰也看不出她是生理上有缺陷的人。適度的中等身材，秀麗的臉龐，一雙大大的脈脈含情的眼睛，給人一個又美又靜的印象。

她一共跳了三個舞，第一個是跳的芭蕾舞——

天鵝湖，那姿式的優美，動作的活潑，比她的老師還要舞技湛深，真是青出于藍。

第二個宮廷舞，她的頭上戴着一個小小的用白珠串成的皇冠，披着絳紅色的綢披風，一出場就令人有一種飄飄欲仙的感覺。

第三個舞，她穿着紫色的旗袍，戴着一雙亮晶晶的下垂耳環，頭上插着一朵小粉紅花，這是中國的民族舞蹈。

表演完了，西克女士特地為我們介紹：

「方才第一位跳舞的是老師，現在這位叫做王月蘭，她是學生，今年畢業。父親是蘇格蘭人，母親是生長在夏威夷的中國人。她說母親懷她的時候，常常生病，吃過很多藥，因此她一生下來，耳朵就聾了；母親看見她不能說話，整天坐在那裏悶聲不響，非常着急，她去請教一位心理學醫生，對方說：你要讓她出去玩，多和人接觸，慢慢地就會說話的。」

「她進了我們學校之後，特別用功。我們這裏的學生，不論大小，每人有一付耳機，先讓他們聽，然後再教他們說。由發音開始，然後教單字，句子。月蘭現在會講許多話了，她常常被電視公司請去做時裝表演的廣告模特兒，或者表演舞蹈。今年參加水仙花皇后競選時，她還做了簡單的競選講演，說明她的姓名、年齡、籍貫、和將來願担任的工作，居然得了第四名。」

西克女士說到這裏，月蘭羞答答地低下頭來，西克叫她把那天的講演詞說一遍給我們聽。她把預備好了的兩張底稿拿出來說道：

「諸位女士，諸位先生……」

她態度自然，聲音婉轉；但並不清晰地說了一段話，老實說，我是聽不懂的，後來問梁太太，她也說，只偶然聽懂幾句；不過她本來是個啞吧，經過六年的訓練，能够說出這麼多話來，真是難能可貴。

我們問到她將來的志願，她說：

「我要獻身教育，為啞啞兒童服務。」

「你願意到台灣去嗎？」我問她。

「非常願意。」

「我也想去。」西克女士說。我連忙給她一張名片，並且寫上我的住址和電話，希望有一天真的能在台北見到她們。

生理缺陷前程無限

這是一所州立學校，一切費用免收，成立于一九一四年，現有男女學生一百七十八人，其中一百六十五人是啞生，其餘是盲生。啞生從小學一年級到高中，學生年齡由五歲到三十歲。盲生因為人數太少，只辦小學，由一年級到六年級，學生年齡由六歲到十四歲。校長叫做Mr. Santi ago Agcaoli，是一位碩士。學校工作人員共有六十一人，其中正式老師二十八人，助教四人，其餘為秘書及職員與工友，凡是本市的學生都讀通學，少數外島來的，就寄宿在學校。

「孩子越小越容易教，他們不害羞，肯學，往往一個字有幾個不同的意義，只好用各種不同的手勢來幫助說明。啞啞教育的最大特點，完全看表情和手語，戴了助聽器，即使很大的聲音，也只能聽到小小的聲音，所以當她們跳舞的時候

，如果聽不清音樂，舞步快了一些，她知道錯了，馬上改來再跳慢一點。

「這些生理上有缺陷的人，多半很聰明，很用功，有堅強的意志；就拿王月蘭來說吧：她每天騎着自行車來學校上課，家裏有祖父母、父母、兄弟姊妹一大家人，她很孝順老人，又很愛護弟妹，賺了錢都交給父母，自己一分錢也不亂用。今年才二十歲，她的前程是無限的。」

「她這麼好，真是我們中國人的光榮！」我說。

「真的，中國人都喜歡她。當選了水仙花后第四名以後，中國領事館請她去參加酒會，總領事為她敬酒慶祝，她不會喝，好難為情。」

西克女士說到這裏，月蘭更害羞了，她連忙開了門跑出去，害得我們都大笑起來。

接着，我們參觀了教室、辦公室、到處都是那麼整齊清潔，看不見一片碎紙，和一點髒東西。

孩子們因為不上課，更顯得自由、活潑，他們在操場裏打球，賽跑；可惜因為時間的關係，沒有看到盲生，和她們談談，第二天也沒有機會去參觀他們的遊藝會，真是遺憾。聽朋友說，這學校的老師，多數自舊金山聘來，她們都獲有碩士、學士學位，待遇很好，教學非常認真，學生每週上課二十小時，其餘都是課外活動，注重體育、音樂、舞蹈各種表演。

我為這些孩子們高興，這裏真是他們的樂園。